



# 除夕夜，大文豪苏东坡这样度过(下)

□ 夏钦



宋神宗

## 壹

## 病榻慰藉友人的除夕夜

但苏东坡去得不是时候，满眼的天灾人祸——灭蝗虫、治盗贼等一大堆乱麻一样的政事，正考验着这名新任太守，等着他去处理。

从熙宁七年(1074年)十二月三日到任开始，苏东坡的眼中就只有查问蝗灾、调研蝗灾、组织抗灾和向上奏朝廷，报告灾情和请求豁免秋税之类的政事，时间倏忽就到了一年一度的除夕，每天高强度连轴转的劳作，一旦停下来之后，东坡病倒了，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举目四望，除了亲人陪伴，这穷乡僻壤哪有像杭州时那么多有趣的灵魂——道士、僧人、歌妓、诗人、同僚相随，情绪不由变得十分低落。

对于喜欢热闹，喜欢呼朋唤友的苏东坡而言，这样拖着病体冷冷清清的除夕夜，实在是难熬，实在是落寞，他索性披衣起床，给朋友写诗一诉衷肠，于是我们见到了这首用胸中块垒凝结而成的诗《除夜病中赠段屯田》：

龙钟三十九，劳生已强半。  
岁暮日斜时，还为昔人叹。  
今年一线在，那复堪把玩。  
欲起强持酒，故交云雨散。  
惟有病相寻，空斋为老伴。  
萧条灯火冷，寒夜何时旦？  
倦仆触屏风，饥鼯嗅空案。  
数朝闭阁卧，霜发秋蓬乱。  
传闻使者来，策杖就梳盥。  
书来苦安慰，不怪遣清缓。  
大夫忠烈后，高义金石贯。  
要当击权豪，未肯觑衰懦。  
此生何所似，暗尽灰中炭。  
归田计已决，此邦聊假馆。  
三径粗成资，一枝有余暖。  
愿君更信宿，庶奉一笑粲。

从这首写给朋友段绛(唐代太尉段秀实(谥忠烈)之后，字释之，屯田是官名)的诗中，东坡先生在欢庆的除夕夜，心中想到的依然是韶华易逝、归隐田园的愁肠，尽管刚刚担任一郡之守，灭蝗也取得初步成效，但退隐官场的意念始终如影随行。

连续三年，苏东坡的除夕夜都过得如此辛劳而不堪，也许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



苏轼

## “

纵观苏东坡四十年的从政经历，只有密州才是他主动向朝廷申请的。与富裕的“东南第一州”杭州相比，位于山东半岛西南的密州(今山东诸城)无疑是贫穷的，舍富而取贫，苏东坡的唯一理由是与在济南的弟子由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近些。

## ”



吴复古

## 贰

## 充满生机“夜不闭户”的除夕夜

元祐四年(1089年)三月，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，时隔十八年，再次到杭州公干，所不同的是，这次是在党争的纷扰中，主动外出任地方行政长官。

元祐五年(1090年)除夕，作为杭州太守，57岁的苏东坡和公济、子侔二通守再次去监狱探望，“三圜皆空”。东坡不胜感叹，袒露了清廉平等官员的为政心态；步20年前除夕之夜在州任通判时所作诗韵，又和诗一首：《熙宁中，轼通守此郡。除夜，直都厅，囚系皆满，日暮不得返舍，因题一诗于壁，今二十年矣(实际相隔时间为十八年)。衰病之余，复忝郡寄，再经除夜，庭事萧然，三圜皆空。盖同僚之力，非拙朽所致，因和前篇呈公济、子侔二通守》：

山川不改旧，岁月逝肯留。  
百年一俯仰，五胜更王囚。

同僚比岑范，德业前人羞。  
坐令老钝守，啸诺获少休。  
却思二十年，出处非人谋。  
齿发付天公，缺坏不可修。

“再经除夜，庭事萧然”，庶几乎有“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之三代遗风，监狱空无一人。为什么十八年的时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反差呢？让我们看看当时的社会大环境。宋神宗1067年登基，两年后，王安石出山，开启熙宁变法。变法搞了16年，到1085年，神宗驾崩，哲宗继位，启用司马光为相，尽废新法。又四年后，苏东坡才到杭州当太守，看到的民生情况，百姓恢复了生机，社会也更和谐。

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这样的功劳该记在谁的账上？苏东坡的态度则是“盖同僚之力，非拙朽所致”。除夕夜巡监看到这样的效果，想必应该是东坡所希望的。

## 叁

## 岭南烧芋头谈笑风生的除夕夜

苏东坡被贬惠州的经历相信读者诸君都已耳熟能详了，这里不再赘述。作为北宋第一个被贬岭南化外之地的官员，他在惠州的三个春节是不是像常人一样欢天喜地度过的呢？让我们透过他的诗文，来看看大才子在人生低谷期如何度过普天同庆的春节吧。

第一个春节是在绍圣二年(1095年)。这一年苏东坡虽然没有留下直接写春节的诗文，但在一首《上元夜》诗中，我们能看到他春节的蛛丝马迹。且看：

### 上元夜(惠州作)

前年侍玉辇，端门万枝灯。  
璧月挂梁恩，珠星缀觚棱。  
去年中山府，老病亦宵兴。  
牙旗穿夜市，铁马响春冰。  
今年江海上，云房寄山僧。  
亦复举膏火，松间见层层。  
散策枕榔林，林疏月鬢髻。  
使君置酒罢，箫鼓转松陵。

狂生来索酒，(贾道人也。)一举辄数升。  
浩歌出门去，我亦归蓍腾。

“前年侍玉辇”，是说自己在元祐七年(1092年)春节在皇帝身边度过，非常荣耀；“去年中山府”，是说自己在定州太守任上度过，身份显赫；“今年江海上”，是说自己已经被贬谪到蛮荒之地惠州，住的是破败的嘉祐寺“僧房”，就像囚徒，这样的心境能过好春节吗。好在正月十五上元节(元宵节)到了，太守詹范才来慰问他，场面也还算热闹，让他在贬地也感到了人间的温暖。

第二年春节就过得更平淡了。从苏东坡在年后写的《和陶游斜川》诗和《新年五首》诗中，以及其子苏过写的《次韵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》诗中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间窥出端倪。无非是人生地不熟，语言沟通又有问题，就没在家中宴请宾客了，只好和小儿子苏过一起开启近郊游模式，加之天气也不大好，老是下雨，“晓雨暗人日，春愁连上元……”

到了绍圣三年(1096年)十二月，苏东坡的家庭经济就十分困难了。他在《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》中说：“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酒尽，取米欲酿，米亦尽。”所以，他的第三年春节就过得更加寒碜了，竟然在除夕时饥饿难受，于是有与道士吴复古(字子野，号远游)一起吃芋头充饥的辛酸故事。他在《记惠州土芋》中记述了这件事：“丙子(绍圣三年)除夜前两日，夜饥甚，远游煨芋两枚见啖，美甚。”过两天，在除夕夜，又和吴远游吃烧烤的芋头，写下《除夕，访子野食烧芋，戏作》一诗：“松风溜溜作春寒，伴我饥肠响夜阑。牛粪火中烧芋子，山人更啖懒残残。”而苏过则别出新意，把烧山芋改作“玉糝羹”，苏东坡吃了山芋，赞不绝口，写诗“香似龙涎仍雪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。莫将南海金齏脍，轻比东坡玉糝羹”称赞之。我们可以想想这样的画面：北宋，除夕夜，一对老人在北宋年代，年龄到七十就已是高寿了，苏东坡是年61岁，吴子野93岁)，啃着烧芋头充饥，谈笑风生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况味。而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北宋的一代文坛宗师，一个是曾当过皇宫教授，后淡泊仕途的得道高人。相信大家看后，都会发出含泪的微笑：以苦为乐的苏东坡，将幽默化作战胜苦难的法宝。

从苏东坡在惠州过的这三个“年”可以看出，苏东坡的处境如“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”。但就是这样的处境，不得签署公文、戴罪之身的苏东坡，却在惠州为老百姓做了很多泽被后世的好事：修东西新桥、建自来水工程、为抛荒的尸骨修坟墓，推广惠民农具“秧马”……

不同的处境，就会过不同的除夕。至于元丰二年(1079年)，苏东坡因为“乌台诗案”入狱130天，于腊月二十八结案出狱，大年初一携长子苏迈在满城的鞭炮声中，顶风冒雨黯然离京赴贬地黄州那年的除夕夜是如何度过的(按宋制，一个官员升迁或平级调动，可延缓若干时间赴任；但若是贬谪，则必须立即出发。所以才有东坡一出狱就被迫上路出发的窘境)，读者朋友只要想象一下，就会掬一把同情的泪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苏轼留下的众多作品中，写于除夕或与除夕有关的诗文，自宋仁宗嘉祐二年(1062年)写于陕西凤翔的《守岁》，至宋哲宗绍圣三年(1096年)写于惠州的《除夕，访子野食烧芋，戏作》，创作时间跨度34年，所写诗文共计15篇。这首关于除夕吃烧芋头的作品，是我们读到苏东坡关于除夕的最后一首诗作了，在贬居儋州及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东坡再也无心在除夕时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。